



马克思恩格斯 军事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 军事文集

第 二 卷

战士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

第 二 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

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19¼ 插图4·字数442,000

1981年7月 第1版(沈阳)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参加本卷选编工作的有军事科学院的刘善继、高山、李秀达、蔡祖铭、赵志民、吕长兴、鲍世修；参加重点校订工作的有刘善继、鲍世修；参加少数文章翻译的有上海化学工业局的郑乃全。

目 录

恩格斯 攻 击	1—6
恩格斯 会 战	7—11
恩格斯 战 局	12—13
恩格斯 炮 轰	14—15
恩格斯 炮 击	16—17
恩格斯 露 营	18—19
恩格斯 野 营	20—23
恩格斯 鹿 砦	24
恩格斯 棱 堡	25—26
恩格斯 掩 障	27—28
恩格斯 垛 墙	29—30
恩格斯 防弹工事	31—32
恩格斯 军 用 桥	33—38
恩格斯 崖 路	39
恩格斯 桥 头 堡	40—41
恩格斯 明 火 枪	42—44
恩格斯 炮 座	45
恩格斯 刺 刀	46—47
恩格斯 弹 药	48—49

恩格斯 爆 炸 弹	50—51
恩格斯 两桅小炮艇	52
恩格斯 炮 艇	53
恩格斯 马 枪	54—55
恩格斯 卡 伦 枪	56—57
恩格斯 霰 弹	58—60
恩格斯 燃 烧 弹	61—62
恩格斯 药 筒	63—64
恩格斯 弹 射 器	65
恩格斯 副 官	66—67
恩格斯 炮 手	68
马克思和恩格斯 西班牙舰队	69—73
马克思 贝尔纳多特	74—85
马克思和恩格斯 贝 姆	86—90
马克思和恩格斯 博 斯 凯	91—92
马克思和恩格斯 布吕歇尔	93—111
马克思 毕 若	112—115
马克思 玻利瓦尔-伊-庞特	116—132
恩格斯 库霍尔恩	133—135
恩格斯 亚历山大里亚	136—137
恩格斯 阿耳布埃拉	138—139
恩格斯 阿尔马河	140—143
恩格斯 阿斯佩恩	144—149
恩格斯 阿 富 汗	150—159
恩格斯 阿尔及利亚	160—170

马克思和恩格斯 艾阿库裘	171—173
恩格斯 博罗迪诺	174—179
恩格斯 布伦海姆	180—181
恩格斯 比达索阿河	182—188
恩格斯 布 达	189—192
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	193
恩格斯 论线膛炮	194—206
一	194
二	198
三	203
恩格斯 步 枪 史	207—238
一	207
二	211
三	214
四	217
五	220
六	224
七	230
八	235
恩格斯 德国的军事改革	239—244
恩格斯 法国轻步兵	245—259
一	245
二	249
三	253
恩格斯 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260—267

恩格斯	瓦德西论法国军队	268—278
恩格斯	不列颠的国防	279—283
恩格斯	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284—289
恩格斯	英国军队	290—308
	一	290
	二	294
	三	300
恩格斯	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309—311
恩格斯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校阅	312—319
恩格斯	志愿兵炮兵	320—324
恩格斯	志愿兵工兵, 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	325—329
恩格斯	志愿兵将军	330—335
恩格斯	连队列教练	336—341
恩格斯	阿尔德肖特和志愿兵	342—346
恩格斯	志愿兵军官	347—351
恩格斯	英国的志愿兵校阅	352—358
马克思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节选)	359
马克思	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节选)	360
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	361—363
恩格斯	论 权 威(节选)	364—365
恩格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	366—367
恩格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	

起义的札记)	368—387
一	368
二	371
三	378
四	384
恩格斯 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388—389
恩格斯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节选)	390—406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390
恩格斯 法兰克时代 (节选)	407—412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407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409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节选)	413—422
四、希腊人的氏族	413
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414
恩格斯 给巴黎国际联谊会组织委员会的信	423—425
恩格斯 波克罕《纪念1806年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 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节选)	426—429
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431—475
一	433
二	443
三	453
恩格斯 欧洲能否裁军?	477—511
序言	479
一	481
二	484

三	488
四	493
五	496
六	500
七	504
八	507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一书导言（节选）.....	512—518
---	---------

注 释.....	519—592
----------	---------

人名索引.....	593—622
-----------	---------

插 图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一卷扉页	Ⅶ—1
中欧的军事行动（1813年8月13日——1814年4月1日）	106—107
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斗争（玻利瓦尔军队的进军）	124—125
阿尔马河会战（1854年9月20日）	142
阿斯佩恩会战（1809年5月21—22日）	147
阿富汗（1838—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时期）	158—159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十九世纪上半叶）	166
博罗迪诺会战（1812年9月5—7日）	174—175
比达索阿河会战（1813年8月31日和10月7日）	183
恩格斯在写《比达索阿河》条目时画的草图	186
恩格斯《英国军队》一文手稿的第一页	291

恩 格 斯

攻 击

“攻击”这一术语，就其总的战略意义来说，是指在任何一次大小战斗或决战中夺取主动权的行动；而且，在任何场合，开始时总是一方进攻而另一方防御。一般认为，进攻能获得更大胜利。因此，采取守势即进行完全防御性的战争的军队，也常常发起进攻战局，甚至在防御战局中也采取进攻行动。在前一种场合，防御军队的任务是：通过变换作战位置和战场，打乱敌人的计划，引诱敌人远离其作战基地，并迫使敌人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没有准备的、而且肯定会对他不利的时机和地点进行会战。

在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子，是拿破仑的两个卓越的战局——1814年战局和1815年战局¹，虽然前者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而告终，后者以滑铁卢的失败²和巴黎的陷落而结束。在这两个著名的战局中，这位在遭到入侵的国土上纯粹进行防御的统帅，在一切地点一有机会就向敌人进行攻击；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击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了胜利。这两个战局的不利结局丝毫也不能贬低它们的总的作战思想或具体的打法。这两个战局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计划本身或计划执行

上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军在战场上相遇时，谁先夺得主动权，或者换句话说，谁先**攻击**，谁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受了几个伟大统帅和一两个军事强国取得的光辉成就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统帅和强国都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大规模的攻击。这种看法显然需要大大地修正。埃帕米农达斯、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最后（按年代先后，而不是按作用大小）还有拿破仑第一，都是特别喜爱攻击的统帅；他们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而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遭到的。法国人把自己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几乎是锐不可当的勇猛攻势，归功于迅速判断情况、扩大战果和彻底粉碎敌人的才能。可是，在防御时法国人就远非如此强大。从世界各次大会战的历史来看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这样作战的军队以至民族为数不多。就以罗马人来说，他们虽然出色地防守过城堡和在野战条件下卓越地进行过进攻战，但是从来没有在防御战中显过身手。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次会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整日的防御战以后再最后转为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至于法国军队及其统帅，在总的方面也可以说是如此。相反地，希腊人进行的许多最成功的会战，例如马拉松会

战、温泉关会战、普拉迪会战等³，特别是普拉迪会战，则是按照下述方法进行的：他们先抗击敌人的猛攻，直到敌人力量削弱，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队。这样的战法，英国人曾采用了许多世纪，瑞士人和德国人也曾广泛地采用过，它通常都给这些民族的军队带来了胜利，而在较后的时期它也被美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克雷西会战、普瓦提埃会战、阿津库尔会战⁴，滑铁卢会战、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会战⁵，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会战，都是准确地按照这种战法进行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在1812—1814年的战争⁶中，美国人成功地使用了英国人的战法来对付英国人，这种战法曾为英国人极其有效地用来对付过法国人，而且不久以前还在对俄战争中得到了检验，而英国人几乎始终不变地攻击美国人，并且还违背他们自己的惯例成纵队攻击。

在战争中当两军对峙并准备会战时，通常使用下列几种攻击方法：第一、全正面攻击，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即攻击者在从这一侧到另一侧的整个正面上同时进行的攻击，并只以硬攻来解决会战。第二、翼侧攻击，即以两翼同时攻击，或先以一翼，后以另一翼攻击，而将中央的兵力控制在稍后的地方。这是拿破仑喜用的战术。他往往迫使敌人减弱中央的兵力去加强两翼，而自己却把中央的兵力挪后，以庞大的骑兵预备队来加强它，最后，迅速冲入在敌人中央形成的缺口，以歼灭性的突击解决会战。第三、中央攻击，这时两翼挪后作为预备队。在这三种攻击方法中，最后一种缺点最多；它很少被采用，而且正如大家所认为的，它从来没有成功过。假如军队被迫摆成这种阵势，通常会被包围以至消灭，在坎纳进行攻击的罗马军队就是这样⁷。相反，这种阵势

用于防御却极为适宜。第四种方法——斜形攻击，这是埃帕米农达斯的创造，他在列夫克特累和曼提涅亚会战⁸中采用这种战法而取得了辉煌胜利。这种战法，就是攻击敌人的一翼，并秘密地逐渐加强自己的一翼兵力，而中央和另一翼这时稍向后移，但随时机动，使对方经常受到攻击的威胁并且无法及时加强其薄弱地点，以致防御终被突破。这就是奥地利人克累尔费和弗里德里希大帝喜用的战法。克累尔费运用这种战法经常击溃土耳其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谈到自己最辉煌的胜利时常说，他“只不过是重演埃帕米农达斯的战法而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希腊人、法国人，同样还有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他们所有出色的会战中，通常都是采用纵队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这种纵队只要不遇到真正的障碍并不为敌人所阻，就可以突破敌人中央而长驱直入。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过去不论在进攻或防御中都几乎始终不变地成横队作战，而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也仍然如此；他们常常成这种队形以中央兵力去抗击敌人纵队的猛攻，阻止住敌人，直到自己的两翼前出，包围敌人的两翼，粉碎敌人为止。必须指出，每当英国人放弃这种可以说是民族的两列横队攻击方法，而象在丰特努瓦会战和契珀瓦会战⁹那样用纵队攻击时，他们就遭到了失败。对于坚定沉着的敌军，用纵队攻击中央的战法是根本错误的，这几乎已成了定论，虽然对于体质和纪律都较差的敌军，特别是士气沮丧的敌军，用这种方法仍有把握取得胜利。

对于只有步兵防守的多面堡——野战工事，可以立即攻击；如果多面堡还有炮兵防守，攻击者就必须首先用火炮压制住防御者的火炮。炮兵火力应破坏防栅，击毁敌人的火炮，摧毁胸墙，从而迫使防御者把火炮撤到工事内部去。在炮兵完成任务后，轻

步兵，主要是猎兵，绕过工事的一部分，向胸墙顶进行射击，使防御者完全不敢露头或不得不仓促射击。猎兵逐渐接近多面堡，在预定的地点集中，这时组成强攻纵队，由携带板斧和云梯的兵士走在纵队的前面。纵队的第一列可能还携带束柴，把束柴当作盾牌使用，同时也把它用来填护堡壕。这时，多面堡的加农炮会退而对付强攻纵队，而参加攻击的猎兵应加强火力，以射击防御地点的炮手为主，因为他们可能企图给自己的火炮重新装填炮弹。如果攻击者能进到护堡壕，那末很重要的是，在进攻时协调一致地行动和从四面八方同时冲向多面堡。因此，攻击者应在护堡壕边停留一下，等待规定的信号。当他们攀登胸墙时，防御者会用榴弹炮的爆炸弹和滚木礮石迎击他们，而在胸墙顶上，将用刺刀和枪托来对付他们。虽然阵地的有利条件仍在防御者方面，但是进攻的锐气使攻击者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多面堡两侧没有其他工事掩护，那末，通常正是在这个时候击退敌人坚决的进攻是困难的，虽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某些战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非永久性的工事，可以进行突然攻击或者进行硬攻，在这两种场合，指挥官首要的职责，就是通过间谍或侦察获得尽可能完整的关于工事的性质、它的守军、防御兵器和各种物资的情报。在攻击时步兵时常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器材，这时兵士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用干柴烧毁鹿砦，用草捆填平不大的壕沟，在猎兵掩护下使用云梯攀越防栅，以及用火药包爆破堵塞的门窗等。步兵只要坚决大胆地使用这些器材，通常就能够克服任何一种普通障碍物。

写于1857年7月14—8月

10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年版第2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4卷第71—75页

恩 格 斯

会 战

双方军队的主力，或至少是在单独的战区内独立行动的两军集团之间的冲突，叫做会战。在使用火药以前，会战的结局是通过真正的白刃格斗来决定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排成戈矛林立的密集方阵进行攻击，随后用剑进行短促的格斗，来决定胜负。罗马人则将军团列成三线，这样在进攻时就可以用第二线的兵力再次攻击和用第三线的兵力进行决定性的机动。第一线进到距敌人十至十五码处，即向敌人投掷一种很重的矛即投枪，接着就用剑进行格斗。如果第一线被击退，第二线就通过第一线的间隔向敌人进攻；如果这时还不能击破敌人的抵抗，那末第三线，即预备队，就猛攻敌人中央或某一翼。在中世纪，主要战斗的结局是由铁甲骑士队的攻击来决定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使用了炮兵和轻火器使步兵重占优势时才起变化。此后，军队在火器的数量和构造上的优势就成为会战中的主要因素，直到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都给步兵装备了火枪，并且火器质量大致相等时为止。正是在这时候，在一定的平均射击精度的条件下，火器在一定时间内发射的弹数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步兵开始排成三列宽横队，并受最严格的训练，以保证能不断地射击和达到每分钟五发的射速。双方的